

先哲叢談後編

自五至六

和書門	
類	16006
函號	11
架	157

内閣文庫	
和書	16006
類	11
冊	12
架	157

内閣文庫	
番號和	16006
冊數	12 (11)
函號	157 3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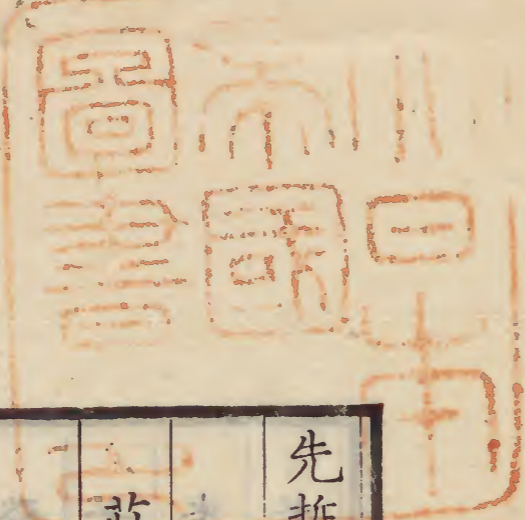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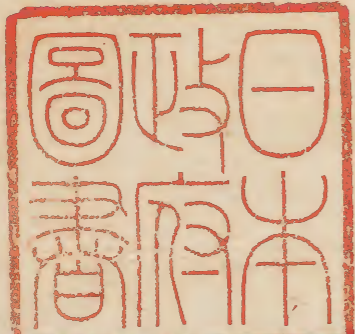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先哲叢談後編卷之五

信濃 東條耕子藏著

莊子謙

名允益字子謙以字行通稱平五郎莊田氏自修
為莊江戶人仕于白杵侯

子謙之先越後城氏之族建久中曰莊田次郎者為源
右府賴朝所喪其子孫播遷所在無聞至父立允始
以文學與醫術仕于水府支封某侯有故致為臣而
去後仕于白杵娶田中氏生子謙於江戶子謙髫鬢
喪父母為叔父宗伯所鞠養無幾移居白杵遂為白

先哲叢談後編五 子謙

明治十年...

杵人故自稱豐後人。

子謙少而好學。晝夜不釋卷。叔父深奇愛之。令遊學。平安數年而歸。曰杵侯舉爲儒官。專修宋儒之說。後從侯駕來江戶。嘗見服南郭大服。其學術盡乘舊習。學于修辭。皆歲三十餘也云。

子謙自少壯好遊。足跡遍于關左。嘗以寬保元年七月登富嶽。遂有芙蓉記行之作。其文簡奧。所謂古文辭者。我邦近來所稀也。服南郭餘熊耳大賞之。以爲得李濟南骨髓。門人刊行於世。後鏤板罹于火。其書傳者甚稀矣。

或謂子謙作芙蓉記而暴歿矣。余得曰杵藤井士成所藏芙蓉記讀之。其登嶽在辛酉歲七月。其作記有八月九月交矣。且子謙歿在寶曆甲戌。自辛酉至甲戌中間十四年。豈謂作記而暴歿乎哉。葛城英堂人物志云。子謙作芙蓉記。闡發其嶄巖峻嶒之狀於文辭間。洩千古之秘奧。得罪於嶽神而暴歿。人皆謂受之山靈之崇矣。江北海詩史云。子謙負才好奇。曾登富嶽。凡民庶上之者。必齊戒嚟素。而後敢上。且相戒不許語山中事蹟。子謙作其記。始漏造化之秘。亡幾暴卒。世人以爲得罪嶽神云。要之斯言出自妬忌。子謙

者之口。素非實事。二家誤信之。均是無稽之談也。余為之脚辨。其誣妄耳。子謙資性謙讓。挹遜下人。雖門人子弟。不欲以師道遇之。芙蓉社諸子。以文章歌詩。振揚一時者。各以授簡操觚之徒。自處。動輒睥睨。世人有徃徃。以此得罪名教者。子謙與鴉士寧。臭味相同。恆避文士之鋒焰。故於社中。此二人無所謂號者。士寧則以居本莊人呼。本莊先生。子謙則以居新橋。邸人呼。新橋先生。或以其藩封在豐後。曰杵城。又呼。豐城先生。遂無為自號者矣。

曰杵侯。封境松崎阜。在于其城西。家野邑。有大江於此。曰家野川。連年洪水。又螟螣入境。元文中自戊午歲。至庚申。野無青草。關州大飢。侯發倉賑濟。又使子謙合祀大禹后稷于其土。子謙主祀事。築壇松崎。齊戒三日。大祈豐熟。至于翌年。穀穰均登。遂建禹稷合祀碑。記之。始末春秋。使有司致祭祀。至於今而不絕。自厥以降。永無洪螟之憂矣云。子謙以寶歷四年甲戌三月十一日。歿于江戶。享歲五十八。葬于高輪妙福寺。私謚文恭。所著有春秋世系十三卷。芙蓉記行一卷。豐城集十卷。

命功叙從四位任侍從。薙髮曰伊豫入道。鐵齋其
 第三子。但馬守直政奉仕。神祖駿府賜一萬石。濃
 州曾根城。其第三子稱兵庫者。為麾下。士山本喜兵
 衛所養。冒其氏。仕于尾府。兵庫第三子名正長。稱十
 大夫者。始出仕古河侯。土井大炊頭利勝娶杉山氏生二子。
 長正春。季正則。稱五郎左衛門。則迂齋父也。兄弟共
 仕。佐倉正則。後贅婿大番騎士鈴木源五左衛門政
 重家。因冒其氏。以補先職。妻乃政重女生三男一女。
 以貞享元年甲子九月十七日生。迂齋麻布六本街
 家矣。迂齋其第三子也云。

迂齋十三歲始見三宅尚齋門人三木信成者。與之談
 近世武弁戰功。聞聖賢之道。不可不學。嚮注道義。與
 淺見綱齋門人伴部安崇。赤井直義。講究經義。承其
 教導。後師事佐藤直方。其及學成名顯。至于耆老。畏
 敬二子。猶其初年賀之禮。伏臘之儀。輸寫欸誠。不減
 總角時。遂終二子歿。未嘗絕焉。常曰。我為是二子。學
 業成就焉。

迂齋嘗以家貧。生計難保。親舊勸以出贅他家。峻拒不
 應。銳意求仕。年二十四。聞戶田氏利。若狹守祿七千石官為大番將
 好士客於其邸。後直方薦之。唐津侯利實。土井大炊頭利勝之

孫謂侯曰。此生官途不歷胸次。百事皆依僕指揮。更不問俸多寡。雖仇節無驚世。至其清廉。誰敢出於此。右。侯喜徵爲儒官。以其父祖故。與俸二十五口。班比上士。時正德五年乙未四月。迂齋歲三十二。其後屢加增。至祿二百石云。迂齋父正則。自冒他姓。舊稱鈴木氏。至其解褐。侯國。屢請復本姓於其家長。而家長親戚皆謂與父兄宗家異。其稱呼。殆似不可。遂未果。後享保辛丑冬。固請歸復本姓。自是稱稻葉氏。迂齋居喪能盡其禮。寶永四年丁亥。母氏歿。享保四年

巳亥。師佐藤直方歿。同五年庚子。父正則歿。元文元年丙辰。唐津侯利實卒。同三年戊午。伯兄端齋歿。延享元年甲子。唐津侯利延卒。寬延元年戊辰。妹歿。寶曆六年丙子。妻武井氏歿。前後皆服其喪。寶曆十年庚辰。叔兄圓齋歿。身以在病牀。不執喪。其餘皆能從禮制矣。迂齋從侯駕之唐津。有文學合田敬勝者。其人資性疏放。不修邊幅。頗有狂狷之風。唐津侯欽其性格。異於衆。寵遇優渥。敬勝議藩政。陳利害。又屢言請自隗始之意。而其士大夫。妬疾睚眦。羈旅新召之臣。輒動蒙

擢用舉劾以其僭越不遜。謗誹舊典。侯將放逐之。迂齋諫侯曰。君於人者。黜陟褒貶。衆所具瞻。敬勝清狂。放誕而少威望。不可以任政事而已。欲用之。殆似不明。又加恩賜無年。將以逐之。頗涉苛刻。且此輩及諸臣。麤妄輕卒。以至此耳。何可罪之耶。侯感悟而罷其逐矣。

山崎派諸儒。維持禮法。處人甚嚴。若淺見網齋三宅。尚齋嚴排冒他姓。不少假。故入其門。先有冒異姓者。必以歸復本姓。為學中第一之急務。其立志之確。雖似可貴。蓋於吾邦習俗。殆若不察。省時勢之緩急。與世

變之處置者。自達士論之。不免其狹隘局量之譏。迂齋初年著再嫁說。養子論。辨駁之。公從師說。至晚年大異其趣。不求備於人。婦女再嫁者。士夫出贅者。惡之不至已甚矣。

迂齋平生舍短取長。略細過而揚巨節矣。若山宮維深。字仲淵。號雪樓。江戶人。學雖未醇。而一世尤物也。又若唐崎彦明。名欽。以字行。安藝人。德雖未熟。而一時英才也。二人高簡倨傲。輕蔑諸儒。自視甚高。及見迂齋。皆屈節敬服。其為入有寬厚之風也。後執弟子禮。師事之。焉。後數年而維深死。變諸儒醜焉。不顧迂齋奔走弔其妻子焉。彦

明被逐。諸友棄焉不訪。迂齋調郵。賑其窮迫焉。其洪量寬容。率皆斯類。

迂齋雖有微恙。不服藥餌。自以謂良醫不醫。故夏葛冬裘。飢食渴飲。少嗜欲。定心氣。是皆吾方劑矣。

迂齋至晚年。山崎派諸儒先輩皆凋落盡。其以直方高足弟子。獨存於世。推奉其學者。無不仰慕。秋月侯長

清。黑田甲斐守秋田侯義明。從四位下侍從佐竹右京大夫阿波侯重喜。

從四位下侍從松平阿波守龜田侯隆韶。岩城河內守佐貫侯正興。阿

山城守岩村田侯正弼。內藤美濃守村松侯直堯。堀丹後守大田喜侯正溫。松平備前守上浦侯篤直。土屋能登守長嶋侯正孝。

增山對馬守新發田侯直範。溝口主膳正等親造。迂齋家執弟子禮。就中館林侯武雅。松平肥前守尤信其道。封境政刑。

盡待迂齋可否而行焉。又其君唐津侯。遇以賓師禮。其每歸城。必遣近習一人。告之期。而後發焉。又召之。

郵。必賜轎輿。迎送之。極致慇懃。蓋近世以儒仕于侯國者。優遇恩禮。前後所未曾有也。其德義。可以想視矣。

迂齋自生麻布。歲二十四。寓于三田戶田氏邸。三十二

仕于唐津。居其鍛冶橋邸。十年。又出邸。居于本材木街。一年。後卜築濱街道。士井居之。三十五年。以寶曆

十年庚辰十一月十日歿。享年七十七。葬于駒籠吉
祥山龍光寺域中。娶武井氏生二男。伯正直稱鐵次
郎。叔正信稱又三郎。能繼家學云。
迂齋嘗以其師說著一書。辨駁伊藤堀河名。曰初學
蕪辨。又憂物赤城以修辭鼓扇後進。欲著論而培擊
之一。見唐崎彦明著辨道斷論。誹詆斥議。無復遺蘊。
終以閣筆。其餘所著。有文集正編十卷。全續編四卷。
全別集附錄各一卷。雜稿三卷。和書集五卷。學話
十八卷。全附錄十卷。
長阪圓陵

名黑肱。字督人。號圓陵子。通稱平介。上州人。仕于
高崎侯。

圓陵之父辰春。通稱平六。為高崎侯大夫。七世祖長阪
宗成者。與鳥井彥右衛門尉元忠同戰。死于伏見城。
宗成生宗勝。宗勝生宗辰。宗辰仕于濱松侯。信祝
伊豆守後移封
參州吉田城時。生宗長。及高崎侯輝貞。
從四位侍
從松平右夫。始以叔父別為次房。分封宗長。以本宗附臣來
為高崎大夫。生辰春。辰春襲職。娶齊藤氏。生圓陵於
高崎。後來江戶。居本鄉九山。故自號圓陵云。
圓陵十歲時。九山邸中有狐狸之祟。比隣樹木為之發

先哲叢書後編五 圓陵

光夜行者皆恐怖之。圓陵嬉戲之間，指揮群兒，搜索其巢窟，積枯蘆於穴前，燒之，煙氣入窟中，自是而後，其崇自消云。

圓陵十一歲，始讀楠三代記，忻然有願慕。楠子父子之心，自知不可不學古賢，前言往行，請其父習句讀，鄉先生三年，而誦讀既遍，頗能屬文。服南郭嘗見驚嘆曰：此子有八面受敵之才。

圓陵若冠之後，追慕物護園復古業，從餘熊耳學，名稍著於藝苑。自欲以文學振揚一世，手不釋卷，勉苦為病。以寶曆十年庚辰七月二十六日，歿于家，歲僅二

十四。葬于牛門寶泉寺。所著有圓陵子二卷及遺稿三卷。

元淡淵

名維寧，字文邦，號淡淵。通稱曾七郎中西氏三州人，仕于尾藩，芋生竹腰氏。

淡淵之父曰福尾莊右衛門，娶與平氏。生淡淵於三州舉母邑，後仕尾藩，為中軍騎士，隸竹腰氏麾下。其家宰中西曾兵衛者，請養淡淵，以為嗣子於莊右衛門。是故就贅，冒中西氏。移居芋生，食祿二百石。中西氏原三州，秋元氏庶族，故修為元於文事，稱之云。

淡淵童齒時。韓使過尾府。行道比屋。張帷視之。其正使書記姜耕牧。見淡淵。止輿。謂譯士曰。稠人廣坐。中視兒容貌。甚有異相。必以文學有令名。與筆墨而去。其言果兆。

淡淵若冠志學。好坐暗室。雖白晝閉戶。僅照容光。讀書夜對燈檠。每至鷄鳴。隱几坐睡。以為平生。竟無就寢。家人皆異之。

淡淵及二十歲。比身長六尺。手垂過膝。資性溫和。動止纘重。自有高貴府。文學木蘭臯。名希聲。字實聞。稱云亮節威望。足以敦天下之鄙。

淡淵始在芋生。教授生徒。至歲三十。弟子日進。遊于門者。數十百人。無幾。又來尾府。以寬延庚午春。從其君竹腰氏來江戶。竹腰氏邸在赤坂門外。淡淵寓于邸官舍。來請業者。靡々不已。遂命出邸。寓居都下。博教授四方之士。賜與費銀。於是乎卜築講堂於芝三嶋街。曰叢桂社。竹腰氏有事。則使有司就之。咨問。非有朝制議政之類。不敢召。召必以駕恩。遇甚厚。四方之士嚮風輻湊。其聲聞於時。云。

淡淵學無所授受。其講經不拘。漢宋而別。新古從人所求。或用漢唐傳疏。或用宋明註解。蓋以仁齋徂徠指

摘漢宋取舍其間。謗議先儒爲不知己量者。常謂曰。聖人之道不在於學問。深淺全在成德。育才盡其器用耳。

或問曰。某經孰據。淡淵答曰。從子所信。闕子所疑。其於微言遺旨。吾未知孰得孰失矣。不如各得其所得以施之人。施人而有裨益。則雖不中而不遠矣。何必執一近世諸老動輒曰。某說得道。某論失理。皆自以爲知孔孟之意。吾未能信之。

淡淵敦厚沈默。與人不競。交遊極寡。雖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辭莫見之。恒以名節勵人。其涵濡之化自然。

及於門人。其育才養德。不慙其所言。若南宮大湫。溫籍風猷。伊藤冠峰。信誼直諒。紀平洲。篤學謹行。河天門。捷敏廉節。飛圭洲。雅量淹通。鷺東柯。博綜練達。皆所不易得也。迥異於世儒。偏以文藝鼓動後進者。淡淵寓邸中時。同僚之人來告其歸。其人恃寵專權。淡淵以磁盃十枚。贖之。取一枚。毀破之。與曰。虧盈之形也。其人愕然。未言。曰。且與使。偶竟奇也。不若使奇待。偶。其人感謝。後自抑遜。能慎其身。終身不取敗云。淡淵常有人親病者。必自訪之。嘗有親病者。其身病臥床。時紀平洲寓在塾。使之代訪。及反問其狀。答曰。審

之家人其病不重。淡淵謝曰：吾知病輕，宜使奴訪之。不思勞子趾，其後聞病又厚，平洲請復代往，乃使之訪。端座至，曉待其歸，始釋袴矣。

淡淵家奴權八者，舊逐數主，不遑席暖，及仕于淡淵，二十餘年，於此未嘗訴苦。一日泣立厨下，家人問故，曰：主公未嘗疾言，今日為我疾言，罪當逐耳。家人驚宥之。淡淵曰：修籬使用竹，反見其用木，故疾呼將使換之。彼以為怒乎？家人以其言喻之，奴感悟，及淡淵歿，遺言與之金五兩，還其鄉里。奴不堪悲歎，涕泣之餘，自剃髮為僧，還鄉修其真福云。

淡淵病痰飲，至病篤，使弟子扶持之，隱几尚不輟講，知將不起，舉所筆著數本，使悉燒之。弟子皆惜之，乃曰：未定書也，恐誤後世。僅以文集十三卷屬之。紀平洲遂以寶曆二年壬申七月十五日歿于芝三嶋街寓居。歲四十四，葬于三緣山中瑞華院。弟子多服心喪。竹腰氏深悼之，使有司護送其葬車，又厚撫子弟，寓于塾者，數有金帛之賜。

淡淵之妻，其義父曾兵衛女，頗讀書屬文，又有婦行，生一女，竹腰氏命以大田某娶其女。月中西氏襲祿，其家至今存云。

高賜谷

名彛字君秉號賜谷通稱忠藏渡邊氏本姓高階
氏故於文事自單修為高長崎人又其
賜谷之義父名寬字春菴號半窗以善華音擢為譯士
賜谷襲其職而不好之從西溟釋大潮學詩自負奇
氣以主盟詞壇為期遂以歌詩名于閭閻寬延中遊
平安與諸名士交稱譽於縉紳之間聲價顯於世與
赤石梁蛻巖同其歌行近體之氣格人呼謂高無二
謂無二人矣

伏見龍草廬在于平安以歌詩名於時嘗邂逅賜谷讀

其所作結交行古詩歎曰典雅整密高華綺縟不在
井白石服南郭等之下賜谷又推較草廬其才情雋
永豐藻富贍以為當今第一之人物而相互甘心其
不可企及激賞不置後賜谷歸崎屢稱草廬為人播
布其名草廬亦屢譽賜谷為人賣其聲價隔居東西
相謀煽惑後進識者皆笑其虛捏呈露
賜谷講說平安六年而歸崎後又屢來屢往當時高名
之士若江北海清澹史皆賞譽賜谷精於歌詩其業
行於時先是以文藝名於崎者雖有數十人於歌詩
文章不遠及此嘗結詩社曰瓊浦芙蓉詩社其聲振

先朝言後錄

遠通

賜谷著詩鈔二卷。請批評。清人沈漁石。漁石。南京人。屢從互市。商船來於崎者。也。嘗稱賜谷詩曰。我中國王漁洋施愚山。外難為之伍矣。

賜谷自負聲譽。欲與華夏通。為贈金帛。屬之譯士。與清商抗人。錢尚二子謀。鄭重苦論。二商僉謂。熙朝有沈歸愚先生者。公斐藻麗逸。起翰林學士。累遷禮部尚書。今為參政。是以延譽公。卿間聲振朝野。顯寵亦異於眾。文學之士。雖多滿朝。咸不能沮焉。吾濟小人。幸蒙不棄。承知遇於門下。歸到于沈公。乃通慇懃以告。

按吳中七子
王鳴盛字鳳
嗜吳泰來字
全晉玉祖字
琴德黃文進
字星樞趙文
哲守外之鐵
大斯字曉微
曹仁虎字來
敏

之故。公喜必致報。此事賤商別有理會。請莫作念。而許諾。賜谷大喜。準備幣帛。調撥丁寧。且附一封書。及詩五章。請作其賜谷詩稿序。又別以寄贈吳中七子。詩皆投託之。賄賂二商。以金銅絹紬類。二商誣賺。若實運船帆海。盡數而還。皆是丁丑歲正月。我寶曆七年。彼乾隆二十二年也。二商相謀。促裝登程。使節儀從。至於北京。以賜谷為侯伯執政者。偽日本高公。使信。遂至于沈氏。奉幣帛及書筒。待答客館。沈氏竊覽其書及詩。其文曰。尋資性愚劣。罔攸知識。賤齡三十。四其學未立。竊不自量。曉々慕古人立言之志。以為

先存後發後編五

十五

士生今之世。非文辭不以爲功矣。嘗讀夫子所撰古詩源。唐明詩別裁。七子詩選等書。未嘗不中吾心也。其採摭簡嚴。其評論確當。毫無偏黨。風雅之則。於是乎立。夫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苟非崛起一代。主盟斯道者。夫焉若斯乎。噫。微夫子。其長夜乎。乃瞻西顧。怒若調饑。乃陳固陋之說。敢瀆函丈。竊惟兩漢之詩。神奇渾樸。極天巧。奪人致。乃煌々乎。風雅頌之遺聲乎。變于魏晉。衰于六朝。以至于唐。則古詩亡矣。若夫唐之創體。王楊玉振。沈宋金聲。王之秀。李之神。岑之華。李杜集而大成焉。組織之麗。琢磨之妙。視千古。

而無偶者。爲是極盛耶。夫物盛極而即于衰。自然之符也。大變于元白。下至宋元。響絕焉。嗚呼。詩有漢唐。譬諸人倫。有周孔。鱗羽有麟鳳。過此以往。明人其傑也。苟志復古。自非以明人爲梯航。惡可乎。明詩劉高始振雅音。吾攸適從者。李何龍舉于前。李王虎視于後。此四家也者。才氣雄鷲。以修古自舉。刻意漢唐之上。莫之與京。其餘英物。連鐘方駕。爭裂綺繡。互擣華蔚。郁乎盛矣。彝夙以四家爲準則。鑄心古範。十有餘年。未遑乎窺壺奧。竊謂北地雄渾。然不能諱其淳。信陽麗則。然不能諱其弱。濟南矜貴。然不能諱其複。弁

州濶綽然不能諱其莽。監戒前規以自警矣。若夫萬曆以後詩體屢變。徐袁一興信而好古之義熄矣。其作格卑而氣弱。傳薪乎宋元爰至竟陵漂鬼國。其說怪僻。所謂野狐外道惑人者。豈不懼乎。尋攸疾者莫虞山錢氏若焉。斯人猶逢蠱乎。妄見邪識力排斥歷下輩推尊松圓為一代詩老。寃莫大焉。夫松圓詩腐而淺耳。觀之徒蠅襲焉。流毒于藝圃。尋未嘗不扼腕發噫也。當此時否道斯極矣。旨哉夫子之說詩也。曰詩有大端。始則審宗旨。繼則標風格。終則辨神韻。宗旨者原于性情者也。風格者本于氣骨者也。神韻者

溢于才思之餘。虛與委蛇而不留其迹者也。三者具而一歸自然。嘗持此論以為準的。選古今之詩。並皆深造渾厚和平淵雅。合言志永聲之旨。而后止矣。又曰於洪永之詩。刪其輕靡。弘正嘉隆之詩。汰其形似。萬曆天啓以下寥々焉。雷同汙襲浮艷淫靡。凡無當美刺屏焉。夫而后袁徐之纖靡除焉。竟陵之怪僻黜矣。虞山之誣妄露矣。言々破的。字々秉衡。其採擇之精。歷下雲間必當辟三舍耳。可謂人傑首功也。歟。尋故曰。聒螿爆聾。拯一代之亂。微夫子其長夜乎。讀至七子之詩。諤然久之曰。夫前者崛起。後者代興。不啻

同州郡各負韜世之量。應感而起。一旦互執鞭弭。執友之正。媿雅之麗。吹襟同懷。令人艷然心醉。其運用也。抽秘思。騁妍辭。音韻頓挫。有金石之聲。其取材也。除纖去濫。結撰迥殊。其力足以破冗腐也。正始之音。復觀於茲。是有大造于東吳也。愉快何盡。以僕寡見。清朝御宇。文明之化。被宇內。有若漁洋綿津諸公。數十家。其籍具在。不為不美。然襲習於明季。縱誕而不克。躑躅而不進。獨南海屈翁山氏。綺縟翩翩。它如李漁氏。侏儒俳優之音。大害于詩教。斯集一出。撥亂反正。此其嚆矢。其功偉矣。夫雖是名山川之攸出。天鍾

別集前錄後錄五

十七

美其人乎。實夫子木鐸之隆。風被一代。波及彝等者。夫子之餘也。彝幸生諸公之世。與聞盛事。且慕其人。怒焉如擣。豈以固陋默止耶。恭呈野詩五章。及呈七子諸公七章。拙稿五本。伏祈夫子寬大之仁。憫彝愚悃。不弄管蒯。痛賜斧削。塗揭卻示。以匡不逮。且賜夫子及七子諸公中片言隻字。冠玉其首。弗帝朽篇。生光。冀拜華袞之賜。以慰饑渴之懷。附驥而行。斯茲百世。而無疑矣。惠孰大焉。顧大君子之懿德。彝雖愚陋。銘肝刻膽。永矢弗諼。暗投之怒。幸勿大罪。噫。白雲在天。蒼波無極。引領西望。日月以冀。萬里一抔。神與書

先哲叢書後編五

十八

馳伏惟冰鑿惶恐不宣其詩曰曾辭朱紱臥西湖玉
檻雕欄入畫圖明鏡天開波似練白銀界濶月懸珠
鷓鷯昔綴周宗伯鷗鷺長盟越大夫聞道湘靈能鼓
瑟天風定聽鳳鳴無浮世時棹具區煙花月清吟不
記年掌禮曾斑廊廟上著書還掛國門邊叨徵玄晏
先生序深愧中州信父篇自是登龍珠履滿裏糧南
北走群賢凌雲獻賦動京華矯々雄才富五車名屬
股肱逢聖代職當喉舌寵天家弭毫夜直龍樓月扈
蹕朝陪鳳闕花一自掛冠耽逸隱茅簏踏遍赤城霞
洞天三十六芙蓉林屋僊翁冰玉容寶錄誦來瑤草

按歸惠年譜
乾隆二十三年
八月日本
臣高壽海外
寄書于有錄
言湖詩學之
源流誠錢
敬齋持論不
公而以平為
中正入歸詩
五章類附第
子之列并欲
乞獎借一言
意非不誠然
外夷不宜以
文字通往還
也因不答拒
之師文律山
不以書與予
速夷之意

靜。璿臺嘯處絲雲重。彈丸日月驂朱鳳。咳唾珠璣跨
白龍。昨夜天風聞廣樂。華胥國裡夢相逢。瞿鑠中原
一老師。輜軒採選國風詩。參商遠隔勞神想。夜夢西
飛謁鳳儀。青鳥有情傳錦字。美人無意報瓊枝。名山
不許藏書去。旗鼓方今震華夷。沈氏讀了而不肯嘉
納。乃使其屬吏邵幣帛及書筒。曰朝家大典不可洩
恣。上諭聖訓最禁私謁。中國與日本大有界限。必不
可通。固不比朝鮮韃靼等屬國。歲使國相貢方物。汝
輩商估。何故為彼所私屬而來耶。且日本貢使。明世
既有舊例。皇朝鼎新以後。未嘗有貢使入于中國。而

按歸惠年譜
乾隆二十三年
八月日本
臣高壽海外
寄書于有錄
言湖詩學之
源流誠錢
敬齋持論不
公而以平為
中正入歸詩
五章類附第
子之列并欲
乞獎借一言
意非不誠然
外夷不宜以
文字通往還
也因不答拒
之師文律山
不以書與予
速夷之意

今竊通文書敢犯嚴憲愚賤無禮莫甚於此二商大
恐不知所爲蒼皇失措廼收其幣帛書筒阿媚屬吏
請懲芥過失固密其罪而去日夜期程狼狽迺歸
于杭便計齟齬機會失所相與再謀其事有一老商
曰龔生者近客於杭苦論其故何弗屬之偽造其答
日本入資性慙實易欺二商從之設席速龔生龔生
保結之其餘學究五六輩亦皆相聚乃偽作沈氏答
書和詩及吳中七子和韻詩數首又雇造各自書者
戲慢調辭相次書畢卷軸襍褻尤致耀麗二商大喜
使龔生歷收幣帛以餘分與各人至其翌年又來于

崎傳致之賜谷賜谷得之再三拜跪不啻手舞足蹈
其偽沈氏詩曰昭代聲華四表光國風十五大文章
尚教人傑鍾賜谷猶遍歌謠譯越裳萬里銀濤飛錦
字百篇玉戛奏笙簧元音自是盈天地酬唱相思嘆
望洋大雅如林今古芳原無人不可登堂文鳴得似
東西漢才調能勝中晚唐讀到君詩堪擊節誰言我
論示周行多緣四海同心理渺々鍾情憶大方詩及
其文皆長不錄於此朝暮展玩手不釋之乃至以才調能勝中
晚唐句篆刻造私印自謂吾才於我國曠古無有焉
世人又益羨之其後數年沈氏詩鈔東渡其中詳載

賜谷卻所請之事。又互市商客談錢尚二子詐偽崎
人皆知其騙矣。釋元皓魯察筆記原東岳詩學新論
粗載其始末。指笑賜谷躬自滿假爲二商所欺惑矣。
賜谷以明和三年丙戌三月歿。年四十八。所著有五經
音義補樂府變詠物詩雋明七子詩續編清七子詩
選瓊浦社草賜谷詩稿等。

山脇東洋

名尚德字玄飛一字子樹號東洋通稱道作後稱
養壽院叙法眼平安人給仕于幕府

東洋之父曰清水東軒丹波龜山人學醫於山脇玄修

移居京師娶駒井氏生二子伯即東洋叔敬長字源
吾玄修父玄心爲東福皇后侍醫叙法印卒玄修襲
職叙法眼稱養壽院所謂禁裏附御醫者也嘗愛東
洋爲人將以其女娶之與東軒約之時東洋十二三
歲也云

東洋七歲時受諸經句讀於渡邊葭谷名雄字飛卿十三而

能屬文好作修辭十八而父東軒歿母駒井氏性質
端正頗能讀書通曉大義其帥二子嚴以義方恆使
讀書於樓上捨其階梯吃飯行廁外不許下樓故東
洋與源吾日夜憤勵從事於學玄修益奇愛之享保

知不足齋叢書

卷五

丙午春苦請其母氏養子東洋肩山脇氏翌年丁未
九月亥修卒東洋襲職昔年二十三

東洋後於山脇氏時不以醫為專門猶講經史教授子

弟左祖漢魏傳注辨駁宋儒心性說門人頗衆世呼

之儒醫當時若後藤良山名達字有成江戶人香川秀菴名修

太冲播州人香月牛山名則真字啓益筑前人稻若水名宣義字彰信江戶人

等皆唱業於輦轂下稱之儒醫東洋與之交相與討

論發己所見諸家為之皆吐舌稱其不可及

東洋初年喜性理說於其家學既覺唐後醫說可非者

多未能發一見旦暮六經涉獵百家三十以後自識

道有今古而技藝亦然一旦大有所開發斷然於儒

主漢魏古學於醫主張長沙勵精攻之醫術大進求

療請治者日相踵門名聲揚躍而滿海內一時俊傑

若古益東洞永富獨嘯皆出自其傾矚中而獎成其

業焉

東洋天資捷悟加旃以彊健貫串經史嘗在林東溟許

聞講史記講畢後戲背誦始皇及項羽本紀不遺一

字又談及梅花暗誦梅花詩二百首東溟大感其強

記

東洋容貌傾哲眉目若畫甚有京樣嘗學擊劍而究其

先哲叢書後編五

二七二

奧故掌中多戰斑。又好衣裝嚴猛有威容。時人僉謂使東洋無武弁之氣習。必與縉紳貴胃同。自然有高貴。難認其尊卑。

東洋常謂近世諸子。各出著述。刊布於世。不若翻刻彼國先修有益書。以惠於後人。嘗奉命校勘王壽外臺秘要四十卷。刊行。至今學醫者寶焉。

東洋以寶曆甲戌歲。請官解新市者死屍。觀其臟。作文祭之。明辨舊說。著臟志。按觀臟之舉。宋有歐陽範五臟圖。元有王好古臟說。考於吾邦。未曾有之者。或難之曰。醫爲仁術。雖死屍屠之。觀其腑臟。毋寧甚乎。

診脉察証。投藥與劑。有資而得效。何必觀臟之爲。東洋笑曰。欲善其術。不能講究。不多端。斯舉蓋出不得已。不更與較。壬午歲再請官。又觀臟。自是以後。越前半井伯玄有臟覽。長崎吉見南岡有五臟明辨。皆以東洋爲之。嚆矢。長門瀧鶴臺作臟志。序曰。相傳本藩昔年有獲姦賊於城中。侍醫請剮剝之。使畫工。卽圖焉。其圖秘而不出。曰。此圖一出。則醫籍盡廢。近竊覽之。如志所載。分毫不差矣。於是乎益知素靈難經。明堂銅人等諸書。說五臟六腑者。爲妄誕也。夫苟不明臟腑所位。關節所束。水穀所輸。氣血所運。則安能

先哲叢書後編五

二十三

得_レ知_レ癥結所在而治之乎。而上下千餘年。容欺不疑。執迷不返。衛生之道。淪胥窮矣。豈非生民之不幸耶。君憫其如斯。奮然發志。撥千古。眩蒙。揭濟世標準。以傳_レ于其人。於將來。其功大_レ遠矣哉。

東洋以寶曆十二年壬午八月十三日卒。享歲五十八。葬于深草山霞谷。所著有醫則一卷。臟志二卷。濟世餘言三卷。及文集六卷。

平竹溪

名義實字子彬。初名良能。號竹溪。通稱平太夫三浦氏。江戶人。初仕于甲斐侯。後仕于吉田侯。

竹溪三浦大助義明之長子。左衛門尉重經之裔也。自重經至上總介隆有。凡二十世。居於周防吉敷郡仁保邑。其子甚右衛門尉爲重。仕于織田信雄。爲之竹溪。曾祖其子權兵衛重久。初來江戶。寓津和野侯。在邸。其子重政。通稱平右衛門。娶宇津木氏。生竹溪。於江戶。重政不仕終身。竹溪年十五。而仕于甲斐侯。三十一而致仕。教授生徒。皆享保四年己亥冬也。

竹溪若冠而仕。甲斐侯爲近侍。侯悅其豪氣。不撓矯俊。有節。恩寵特厚。寶永二年臘月十八日。常憲大君臨_レ侯邸。諸學士肄業於御前。竹溪歲僅十七。進講。

先哲叢書後編五

竹溪

二十三

孟子道在邇章。言語辨爽。甚有儀容。賞賜時服。人皆榮焉。

竹溪幼而好學。中年之後。受業物徂徠。天資穎脫。未數歲。究群經。見解奇拔。出人意表。又善楷書。徂徠常愛其聰敏。著書數種。脫藁必使竹溪繕寫之。徂徠手書多。以草行。皆習熟之。悉得其指。故徂徠臨終。屬遺書於竹溪。與服南郭矣云。

竹溪嘗與社友五六輩遊。雜司谷道。有拔刀叫呼者。人皆恐避之。竹溪拒之。以扇打其刀。而墮。農夫數人出。捕縛之。特吟歌詩而過。

竹溪嘗遊鎌倉。入夜失途。入篁叢。拔刀斬竹數竿。里人以爲盜。喧擾問之。曰。月黑。吾以爲炬火。汝輩何尤。其聲甚厲。威貌難近。里人勞之。供燭送之數里。

竹溪恒爲執強之言。有始謁見者。曰。有事來。無事不可決來矣。可吐欵不可軟飾矣。

竹溪尤留志經濟。精于律學。享保中執政濱松侯信祝從四位侍從松平伊豆守後移封吉田厚聘之。不肯起。物金谷名道濟字大寧嗣徂之。強之而後可。然進不以儒官。非其所好也。遂受俸二十五口。班比上士。爲政府典簿。所謂案詞方者也。

竹溪有吏才。尤通知執政參政之所事。諸官之所職。以其所掌皆政府之要務。留意先朝之舊典。歷世之沿革。故自六經諸子。以及傳記小說。亦其所務。專在經國之業也。其練達時事。如視諸掌。欲有事於官。來謀者。不可成。即止。為之必遂。而謀之有術。由其指揮則得。不由其指揮則不得。故自謂人為吏。不成其所志。則不得其所以謀之委曲。故也。直情徑行。何得不行於時。是以人皆敬待焉。

竹溪以寶曆五年九月寢病。身體衣被猶好潔清。曰。病人臭穢可惡也。來問病者。皆謝不見。遂至翌年丙子。

五月五日歿。享歲六十八。葬于市谷蓮秀寺。所著有射學正宗國字解。律學正宗國字解。明律譯義。竹溪文集等。

木蓬萊

名貞貫。字君恕。初號嶺南。後號蓬萊。通稱勝吉尾。

張人仕于勝山侯。

蓬萊尾藩上卿。犬山成瀨氏封內。苻安賀邑農夫之子也。歲十二。而來江戶。謁物徂徠。無幾徂徠歿。乃歸鄉里。力學多年。後之京師。講說為業。其名稍著於都下。

勝山侯忠鄰。

酒井越前守

為大衛將。護二條城。曾聞其名。

先考三言後五

二十六

聘之禮遇頗厚。遂以文學仕之。從侯駕來江戶。皆延享初年也。

蓬萊講說經義。取譬教諭。言語明爽。頗似中江藤樹為

人。故雖至愚之人。領了其旨。仰慕師德。常謂白鷗在

于水。悠然而浮。清閒自得。而其足躁擾。不得少息。以

是不失其性矣。人處於世。亦若此耳。

蓬萊嘗曰。已不善。而人譽之。不足以為喜。已善。而人毀

之。不足以為憂。

蓬萊少時家貧。常無十日食。有流氓男女來立門外。乞

食者。倒米櫃與焉。

蓬萊資性直諒。類多密行。雖齋居獨處。皎然不自欺。為

太書生時。嘗飲酒樓。知娼妓善絃歌者二人。其後二人

為主人所逐。無所依賴。來請寓于蓬萊家矣。蓬萊憐

之。置二人於家。遇之若賓客。未嘗媒狎。自謂爾嚮在

樓為妓。今則處婦。非卑賤之者。安撫之逾厚。整其資

裝。嫁之人。皆賢焉。

蓬萊不欲苟合。當其官勝山為儒員。俸米僅十五口矣。

非為其妻妾。而餬口斗升。勝山侯能為其知己。而優

遇。足以有為也。侯將大用。委任之。藩政半途捐館。及

其世子襲封後。封內歲饑。用不足。諸臣止賜。終不儉

先考三言後五

二十六

先哲叢書後編

二十七

蓬萊其隆禮可以視其餘敬待率此類

蓬萊以明和二年丙戌十月廿五日歿于駒籠邸舍享

歲五十一葬于日暮里臨江寺嘗一喪內不再娶則

以為立後非吾志遂不立嗣從其所好也所著有玉

壺詩選二卷蓬萊詩稿四卷

赤松太庾

名弘又以通稱字毅甫號太庾又號赤草述齋木

瓜翁皆別號江戶人

太庾之父名舊邦字新甫號沙鷗播州人其先出自於

赤松次郎則村入道圓心其第三子初入釋曰律師

太則祐從足利將軍屢有武功後為播磨國守護職則

祐七世孫肥前守治忠給仕豐太閤乃舊邦曾祖也

舊邦元祿中始來江戶以儒游事松山侯娶櫻井氏

生太庾於松山侯箕田邸中皆寶永六年己丑歲也

云

太庾若冠學于家庭慨然嘆曰先王之教成周備矣照

照如日月今遇封建之制當是之時不修經術於男

兒之業果其何為哉於是專精六經研究不已遂以

經藝名於當時其學不專主漢宋自成一家言後著

易書詩春秋三禮孝經論語解曰九經述書成凡百

先哲叢書後編

太庾

二十七

先哲叢書後編五

三十一

三十卷可謂富矣。我邦作為群經註解未嘗有若斯浩澣卷帙者。有識者嘆服云。

太庾厭薄當時美藻社諸子耽歌詩者不與之交。曰名譽人之賊也。喧傳德之賊也。模擬剽竊精思吟哦者抑亦詩之賊也。

太庾常以名教為己任焉。其自信甚厚。王侯貴人雖以厚幣豐祿而招不敢就。官曰我豈若得四方髦俊之士而教育之。各成其德。各達其材。以使各供其國家之用哉。而弗敢顧人皆高其操志焉。

太庾資稟雍熙。絕無浮噪粗豪之氣。其行敦篤而縝重。

松觀海稱曰。毅甫風義高標。雄視一世。足以為後進師表矣。

太庾以明和四年丁亥。四月十二日。歿。享歲五十九。父沙鷗猶存焉。自喪太庾。追傷之餘。哀毀為病。以其冬十一月晦日。歿。享年一百歲。其墓在麻布善福寺。近世儒流壽至頤期者。江村專齋及沙鷗耳。中根東里

名若思字敬夫。號東里。通稱貞右衛門伊豆人。東里之父名重勝字子義。號武濱。三河人。延寶中遊于伊豆。因移焉。娶淺野氏。生五男一女。所存東里及弟

先哲叢書後編五

東里

三十一

孔昭字叔德號鴨居其餘皆夭家於下田業農桑頗好軒岐家言精於其說請治療者日衆矣其名聞於鄉里云

東里年十三而喪父事母孝謹其母氏命爲修父冥福歸釋氏入鄉一禪院薙髮曰證圓後登宇治黃蘗山師事悅山禪師蓋禪家課業在得佛祖真面目不許博讀群書東里厭薄其課煩竊出於寺來江戶寓于下谷蓮光寺研究淨宗學偏讀經典其寺主曾與物徂徠善屢稱東里爲人明敏異衆平常讀書如有不通雖歷年之舊必記在臆觸事發明徂徠聞之大賞

之嘗試使東里句讀李攀龍白雪樓集一本東里附傍訓國讀於其書返之昔歲十九也云

東里寓于蓮光寺數年於此自知爲僧之非道屢請蓄髮還俗寺主雄譽上人頗有鑒識將使任其意而以似蔑視其法不陽許之陰稱有疾蓄髮於寺中別舍東里益讀書刻苦惟日不足稍疑徂徠之學乃取所作文章數篇悉燒之厭薄其所謂修辭之業矣昔細井廣澤屢與雄譽上人善聞東里爲人大奇愛之延寓宿其家無幾歸省鄉里其母猶在遂得請母氏而後還俗稱中根貞右衛門室鳩巢又聞其名欲引使

之門客於其家。東里素慕其學。委質師事之。時歲二十三。享保元年正月也。

東里之父善飲。每出醉。則歸家。晚東里挑燭常迎之。嘗遇之途中。父醉甚。不辨東里乎他人也。大罵之。遂倒樹下。而睡。扶持之不起。走反取。覆於家。而恐其母不安。故稱父宿其許。今夜醉客。某家又無餘。覆與兒一宿。而還。遂到父睡處。張。覆於樹。護之以徹夜。遲其睡覺。而持之還家。鄉人皆稱其孝焉。

東里從室鳩巢。在賀州二年。享保戊戌。還居江戸八町堀。一年又去之。鎌倉居于鶴岡廟側。二年再來江戸。

僑居辨慶橋畔。教授生徒。葆光自晦。不欲與當時諸儒相撻。頰常甘退落。其資用乏。則綿絲繡針之類。鬻諸市。又造竹皮履。售之。得數日費錢。閉戶讀書。從遊之士。外不接見。人沈默自重。人目之曰。皮履先生。東里在。讓社時。徂徠奇愛其才。常相顧坐客。曰。文章若東僧。證圓膝東壁。而後可稱能學。左氏史公也。耳。掄揚之。其誘掖寵樹。無所不至。及其後還俗。義當謀諸徂徠。而後作之。東里未曾謀之。可否。養髮既百有餘日。徂徠聞之。不悅。東里又疑其說。著論駁之。述自所見。山縣周南。太宰春臺等。覽其稿。太愠之。排擯齟齬。使

東里不能入其門焉。東里自是而後與之絕云。

東里詩才雋逸。文尤跌宕。機軸可觀矣。若下毛天明鄉

管神廟碑。相州鶴岡祀堂記。近世柴栗山井四明太

田錦城等諸家。皆稱曰慶元以來希有絕無之文。

東里資性捐介。不為苟容於世。高潔自持。故雖從遊者

東皆憚之。室鳩巢特愛之。曰強項不屈。鎮默不競。能處

磨涅之中。更無淄磷之損。

東里至延享中。厭江戸煩喧。遊于下毛仁田。客高克明

字子啓 號九峰家。嘗愛其曠野之清閑。而不還移居天明鄉。

悉棄舊習。尊信王姚江學。專唱其說。以誘子弟。闔鄉

為之化。追慕東里。雖婦人兒輩。能知東里之名矣云。

東里在天明時。其弟孔昭失業。又先是喪妻。不能鞠其

女。乃携來。因託東里而去。皆女僅三歲。日懷之。庇養

撫育。無時不盡。人皆難焉。嘗為之著一冊子。畫鳥獸

於端飾。以朱綠。名曰新瓦。以謂穉子蒙昧。未得教諭。

成長而後。躬弄之。能讀之。則知吾撫育汝之意矣。余

嘗得其書。而讀之。不啻文辭平散。流暢演敷。人事不

思。使人感動心志矣。

東里以明和二年乙酉二月七日。歿于相州浦賀。享歲

七十二。葬于海關。顯正寺。不娶。無妻子。臨終。以藤梓

先哲叢書後編

三十一

者為嗣所著新瓦一卷外無遺編門人須藤溫輯其
東詩文為東里文集二卷刊行於世下附所載事

石瀨濱名宣明字子誼號瀨濱通稱多仲與州人

瀨濱之高祖宣常以射術仕于武田晴信以勇武聞於
世所謂甲斐強弓石金左馬助是也晴信嘗欲試其
技置堅甲於石上射焉宣常乃抽一矢從容而進一
發貫洞汰著石鏃入寸餘晴信嘆曰古之善射有曩
祖陸奧守八幡太郎也及鎮西為朝而未聞穿石者賜氏
石金按野史作石兼非也至勝賴時不遇而去隱奧

先哲叢書後編

之瀨上邑自耕給食以其後甲斐亡身不得死之為
耻以謂失士之義因戒子孫勿出仕故世為農家至
宣明初好學遊于江戶以其同鄉之故學於餘熊耳
教授為業矣

瀨濱自修石金為石不啻文辭之上於通俗概稱石多
仲故當時之人無知複姓者或難之曰於文辭上截
複為單不為無例於通俗單之自是蔑其姓系者也
瀨濱笑曰我輩賤丈夫何管家先之世貫乎金舊為
兼亦是類不少較焉

瀨濱寓于熊耳塾十年日夜誦讀貫串經史其對几座

先哲叢書後編

瀨濱

三十一

下足著兩磚處皆爲之穿。瀨濱記性過人。每年至臘月必買歷子一冊。糊塗之。廁中壁上之。廁十二次。而暗記來歲十二月。自支干運動時令。至晝夜短長節氣旺相之事。而後去其糊。以爲歷子。展卷在之。廁間不別費寸帛。瀨濱經義文章皆主護國。二十九歲下。惟芝三田生徒。稍集。其名顯於時。業將大行。寶曆八年戊寅病疫而歿。歲三十八。不娶無子。門人相議護其遺骸。送葬鄉里。云所著有嘉隆文體四卷。修辭緒言一卷。瀨濱遺草六卷。皆門人所輯錄。未全脫藁者也。

先哲叢談後編卷之五 終

先哲叢談後編卷之六

信濃 東條耕子藏著

劉龍門

名維翰字文翼號龍門山人通稱三右衛門宮瀨氏紀州人

龍門之系出自後漢獻帝孫志賀穴大村王。應神天皇二十年乙酉率其黨類東渡歸化於我。朝廷憐其流離姑念貴胄封之近江石鹿郡。二十餘世失封。子孫播遷諸州。後數十年居伊豆宮瀨者以地爲氏。焉。曾祖宗仙以醫始仕于紀侯。遂移于紀。祖宗成父。

宗確襲繼先職。世祿三百石。宗確娶巖橋氏。生二子。伯乃龍門。叔維持。字文幹。至龍門時。有故除籍隱居。于州之龍門山。讀書力學。有年於此。後聞物徂徠之業。而慕其風。來江戶。皆寬保元年辛酉。夏四月也。龍門負笈來於江戶。驛舍遭盜。喪資銀。乞食入閨。寓湯嶋管廟祠官某家。一年餘。而僑居湯嶋切通街。教授生徒。嘗委贄服南郭。入芙蓉社。門下之士。鷄士寧高翼之輩。妬忌其能。惡聲數臻。於是乎怏怏失望。引去。退修六經。不敢交世。無幾。名聲大起。門人益進。諸侯雖有聘之者。皆辭而不起。當時稱文章家者。推服南

郭餘熊耳。龍門之名亞之云。

龍門修李王之業。其旨與之同。而馳騁驟步。別占一格。與當時諸家異之。趣向諸家。極力鍛鍊。潛思字句。將造請其精微矣。龍門乃不然。爲詩若古文辭。隨題命意。遇境遣辭。意在筆先。下筆成文。志之所至。辭必至焉。操舍如意。縱橫自若。未始焦神極慮。嘗謂諸子皆矻々我獨由々焉。蓋不有天縱之才。而勤敲推。何能至于若斯乎。

龍門其業未盛時。窮迫殊甚。傭書給食。嘗賦哀王孫一篇。寓意自譬。其詩曰。對酒纔忘憂。醉臥胡姬樓。腰挾

削緱之長鈇。身被鷓鴣之弊裘。傍有美髯少年子。撫
枕喚起請交遊。願勸一盃結然諾。起坐不辭共獻酬。
少年殷勤問名姓。相君貌得非名流。欲對呻吟不能
言。長跪數謝不堪論。請君劍舞我擊節。賤子開口緩
憤魂。憶昔東漢紀綱頹。董賊跋扈崩風雷。枉害善良
鋤雄俊。克復難施股肱才。劫主遷都逾僭侈。弄權殺
人如獲雞。廢立萬乘勢。回天剪屠龍種無子遺。赫々
兩漢帝王州。城闕爲墟頹宗祀。密謀斃賊纔解顏。那
識蕭牆姦雄起。振盪四海據要津。神威遂歸傳國璽。
王孫狼狽泣路衢。海內無所投微躬。跼蹐泛槎海東

國。海東之國日本都。日本天子聖明主。仁政養老且
撫孤。顧眄帝孫恤播蕩。禮遇更與諸臣殊。詔賜琵琶湖
石鹿郡。紫綬新綰金虎符。何計異域祭宗社。東方世
變空爲古。石鹿胄裔亦流離。於今爲庶竄草莽。龍顏
隆準赤帝孫。城市鋤口混屠貼。妻孥數嗟。甌生塵。世
人謾指嘲貧窶。感念祖宗獨哀號。爲遣悲憤賒濁醪。
君不見漢祖斬蛇三尺劍。千歲威靈口噉々帝王之
孫徵何在。向人難說卯金刀。

龍門講經之暇。好音樂。常吹簫。頗究其技。蓋我邦中古
以降所傳古樂者。皆隋唐兩部鼓吹。而拾收六季之

遺毀雜以夷蠻歌曲爲斯制度補其所不足以爲李
唐代之遺音龍門能研尋其說時東叡王亦好
音樂使人招之自是而後龍門屢詣王府嘗與伶官
數人奏曲於王前湊合均以佾舞其屈伸俯仰綴兆
舒疾盡中節奏再始復亂著往飭歸奮疾而不拔極
幽而不隱滿坐之人大嘆其技入於妙伶人東儀將
曹稱曰所謂作於翕如從於純如成於皦如者
太宰春臺與龍門在當時皆好音律東叡王又聞春
臺妙於其技屢使人召之春臺辭曰余儒生也若以
儒術被徵則不俟駕而行今以吾之私嗜末技與王

門伶人爲伍乃非吾所欲也遂不行龍門非作其言
云吾素不以好音而妨於道義矣

龍門慕護園修辭之業入於芙蓉社服南郭甚愛其才
遇之尤優後以同門之士妬忌之遂信其讒間厭薄
之龍門亦知其意與之絕其始末詳於龍門與餘熊
耳書中今載於此其書曰子綽足下昔薦吾於赤羽
吾常謂之知遇然南方草鄙之人於世無所比焉尚
未賓於左右拔之寢潤中卓爾不拘衆口不知何從
便得之前年島子行爲吾緩頰說之猶未悉其意足
下爲吾詣赤羽旁午以議乃謂宇子迪者侏翁之弟

子赤羽所親。使子迪請之。則可也。而欲令吾交。驩子迪事。始末具。與烏子行書。知足下未讀之。嚮者諸君。宴崇古樓。吾亦與焉。至則足下子迪在焉。足下使吾獻觴於子迪。既而釀吾笑談歡甚。足下喜可知也。吾有事而出。足下招吾。縱輿折節。子迪當時以辱厚。誼不敢言而諾之。且聞君修諭子迪。以納吾。此猶臨井而求火。豈不得已。故略爲足下陳鄙衷耳。吾好書。旁喜歌詩。常以不得海內名家匡不逮爲憂。慨然裹糧入閩。嘗飲板美仲宅。逢於子迪。卽以欲謁赤羽告之。美仲曰。恐衆女妬蛾眉。至今常謂之。知言子迪曰。爾

從赤羽何能爲。豈若從余而學哉。吾笑曰。吾雖僻處南方。燥髮所聞。知有赤羽。豈聞天壤中乃有子迪。歛衽而事子輩。何必去父母之邦。退以爲余也。凡庸何尤。此人不以挾意焉。旣而詣赤羽。從諸君。後神意不接。問業無端。退而懼耳。翻然悟曰。汎濫之器焉。望洪流之量哉。然聖門有矜不能之教。豈終不屑耶。鶴士寧責讓余。曰。聞爾醜詆社中。曰。無人。爾守口如瓶。不然。爾無與焉。對曰。吾出都數日。未知時彥爲誰。安論其有無。然士寧先進也。敢不從規。吾雖不發言之。頗怪其意。自是從諸君後。唯通寒暑耳。乃雖齋所業。欲

發口無由終不敢進也。烏子行詰曰：爾何故不與社
盟？吾陳其本末告之子行，往說之。赤羽對曰：余何拒
焉？盍與士寧謀之。於是足下携士寧仲英子行，飲吾
卽令諸子媾於吾也。旣而更表褐者十，於是諸子無
敢表言，又邈不念於吾，吾遂絕跡於赤羽。吾實惑焉。
子行復謂聞諸社友之言，子迪愬曰：文翼者，上國人，
其行必浮華，寧無咫尺？夫子之業歸而誇其鄉，耶不
然，則以是釣名，徒以哺啜也。上國人其性率浮華，豈
無傲于士，新兄弟師，僚翁翁死而遂倍之耶？吾笑曰：
何距吾之深也？寧以一士新，槩乎上國，億兆之人非

妬則愚也。若以_レ上國人槩爲浮華，則赤羽亦非上國
之人耶？卽以_レ教授受束脩爲_レ詬，則寒士何以計哺啜
則赤羽亦非_レ教授之人耶？大丈夫之在世，苟有所見
何以順爲正，從_レ妾婦之道，趙趙詭佞，委曲從俗，拾人
餘唾而饜乎富貴乎？彼所謂豪傑之士也，不擯則可
以_レ已爲權衡懸之衆，而索同己者，君子不爲也。是旣
報子行之語，故不敢贅之。今也赤羽旣逝矣，乃俯眉
彼人，傲_レ白面少年，仰_レ鄉先生之鼻息者，吾心不安，雖
足下有命，吾不敢奉之。戾高誼甚，忸怩不知所言，爲
未減而幸也。近者松君修過，吾廬，賒濁醪炙枯魚，揚

先哲叢書後編六
六十一
托文藝詮次作者之微。談及此事。語曰。讀韓客酬應之詩。乃知有文翼也。後高子式謂余曰。子未讀劉文翼詩耶。聞令門人誦其龍門集者。近體間有瑕。適要不失寸玉。至五七言古體。各有妙境。翩々乎當世之才子也。於是讀之。即益熟。文翼竊怪。以文翼之才。何不過赤羽。豈其有故也。後過赤羽。問之。乃對曰。余始識文翼於海雲寮社。談笑命杯勺。登之社會。久無所聞知。後有計令文翼尋社盟者。謀之社友。皆曰。浮華也。故不許。云。君修曰。文人無行。自古稱之。若以浮華律之。古今之士。何據措手足。護園之社。如東壁子。和

輩安免浮華之譏。言行相顧。進退守禮者。舉一世無幾焉。夫世之文士。惑溺娼妓。失其職業。遺才存色。殞軀。衽席鑽穴。踰東家牆。而棲其處子者。有之。或沈湎荒腆。不顧檢操。宴會失儀。街衢之中。令人肩臂。跋盞號呶。張拳挺鉞。瞋目罵人。醜態發露。為傍觀者所姍笑。妻孥所羞惡者。有之。或博奕輸屈。賭身貨物。無贖得反。或好負逋責。以縱其欲者。有之。或浮華流說。汙世釣名。重糶者。有之。余未聞文翼有此行者。何目文翼以浮華哉。是必有前煬竈於赤羽者。赤羽若能熟文翼。便何至於此。松山世子以英傑之資。握沐下

士高子式薦余曰。文翼之詩。若姣姬臨檻。春花爛熳。世子延吾於清燕。國士遇吾。每呈一詩。未嘗不稱善也。君修從旁讚之。世子宴肥後侯。赤羽父子陪焉。世子問余事。答以才子。後每謁世子。問吾無恙否。而謂欲見君。赤羽居則曰。不知吾也。卽稱吾爲才子。亦可怪矣。何不對以浮華也。且足下與子行。亟請而弗許。一朝受世子之問。輒欲見吾。益可怪矣。寧諂參政之世子耶。名家恐無求權貴。吾甚惑焉。近源子澤問吾。仲英。仲英曰。吾大人平生惡會韓客。而鬻名者。排文翼。豈有他哉。夫吾會韓客。去赤羽幾年。是知其所窮。

蓋近遁辭焉。寧以此爲罪。護社之輩。多會韓客者。赤羽何不排而絕也。抑於吾事。何前後之相矛盾也。松山世子跋拙稿曰。文翼溫潤謙讓。有德君子者。近之子。遷每見余。問文翼。且欲見之。子遷非不知文翼。則社中二三子。猜忌文翼。擅名而擯焉。卽徵諸世子。不見疑質。諸君修不見譏。子式輓之。足下推之。古人欲知已者。有一。今旣若此。何苦乃與子迪輩周旋。辱足下。眷命而不獲從教。慚懼不知所言。故作此書。搦管踟躕者久之。雖然。藏中心而不言之。則恐終身不得鄙悃於足下。略述固陋。以曉左右。莫厭醜縷。幸甚亦。

唯戾高誼之罪。何以免焉。龍門以明和八年辛卯正月四日。歿。享歲五十三。葬於高田原玄國寺。所著有古文孝經國字解。東槎餘談。鴻臚傾蓋集。堧笈集。金蘭集。李王七律詩解。劉氏無盡藏。龍門山人文集等。龍門至晚年。交遊遍海內。推其經義者。與太宰春臺宇瀆水同。推其文章者。不減服南郭餘熊耳。松崎觀海稱以才學無雙。龍門及易簣遺言曰。天下知我者。莫若君。修吾死。必求君修銘墓石。乃從其意。君修銘曰。使斯人生。正德以前。必上玉堂。而躡金馬。使斯人及

物子之世。必不立。當時諸公之下。富貴在天。終身憾軫。憎茲多口。罪豈在我。不朽者文。後世必有識者。五十九字。間頗盡龍門之為人。足以槩其行跡矣。

良華陰

名芸之字伯耕號華陰通稱平助良野氏自修為良讚岐人

華陰其先秦氏土佐長曾我部之支族土豪於讚州那珂郡良野邑少時有俠氣遊于江戸學擊劍於長沼不遠齋者遂以其技聞又好讀書受業於林整字之門學成來京師築講堂綾小路室街教授為業其學

不專主性理。折衷漢唐宋明諸家。別為一家。近世所謂折衷學者也。其業與宇明霞雁行。當時之人呼曰宇平良平。宇三以明霞稱三平也。

華陰資性沈厚。端默深厭輕薄之氣。習不敢交當世之諸儒。其在江戶八年於此讀書。昌平學舍無敢知其為人者。特桂秘書彩巖善知之。後彩巖薦之。東叡王。王甚敬待之。賜廩米。給其費。王薨後之京師。勸修王。又聞其名。聘之。遂以文學實於王府云。

周秦古書佚於彼土。全存我邦者。不為不鮮。孔傳古文孝經。依太宰春臺校本。始顯于世。人皆所能知也。至

華陰鄭註今文孝經校本。知之者極希矣。寶曆初。華陰得釋齋然遺本於南都。校定刊之。自是而後。鄭註始顯於世。其餘異本徃々而出焉。至今鄭註疏釋頗多矣。其實以華陰所校為之先鞭矣。

華陰平生雖小事。熟思不苟。必循々有序。至其機得理。到能為人難為矣。雖然嗜好之偏。又有異常者。嘗養一狗。名駒。愛之尤厚。或惡其狗。猛撻之。華陰斷然勇往。大怒罵其人。又執其人。養狗撻之。毫無畏縮之色。朝暮聞群狗吠聲。持杖而立。

華陰雖以文學起家。不欲苟仕于侯家。其意以謂方今

諸侯不得見雄才遠思將有成之君常誦杜甫深山
催短景喬木易高風之句自譬

華陰在江戶時一諸侯聘之勸其仕官辭而不就嘗謂
侯曰今世爲官捷徑者三焉度支國用工於勾勘能
殖貨財最爲上策運筆端正能通俗體堪爲書吏爲
之中等騎法精練調肥閑馬兼獸醫或練習兵伍協
贊禮儀或善會計算料衆寡點檢毫釐爲之下等况
吾濟左右詩書馳騁翰墨之圃以吻舌爲能博宏爲
才是最不通于人情時勢之甚者海內能不溺儒服
者幾人耶依是觀之欲以文學皇張門戶者三等外

也侯笑而止

華陰以明和七年庚寅歲四月三日歿享歲七十二

或按

作六十九者非私謚文惠葬于洛東法華寺所著有華陰良

論詩評集解華陰文集等

田邊晉齋中

名希文字子郁號晉齋又號翠溪通稱喜右衛門

平安人仕于仙臺侯

晉齋之父希賢世仕仙臺爲京師邸監娶齊藤氏生晉
齋於京晉齋幼而好學受業淺井重遠之門確信程
朱學後以經義被稱於縉紳間專唱山崎氏說以此

授徒云

晉齊教授平安七年。其名著聞於時。仙臺侯喜其所為。召見賜月俸三十口。別為門戶。以為儒官。移居仙臺。在其職二十年。賞其勞。加賜采地入三百石。禮遇甚渥。無何擢為世子傅。又加賜四百石。與先所加併七百石。班至中太夫。其殊恩非常。不世之君臣之遭遇也。夫仙臺大藩。非無貴重之臣。又非少文學之臣。然未聞若晉齊出身而進者也。晉齊幼而夙慧。聞鄉先生講孟子。人皆可為堯舜。章忻然有追慕之心。謂曰。皇夔伊周。若不可企及其他未

有不可學而至者。

晉齊感侯之知遇。以維持名教。匡救不逮。誘掖朝野。為己任。諫直忠告。無所隱嫌。侯亦能容之。嘗侯在江戶。病厚。晉齊憂之。自稱浴溫泉。詣鹽竈祠。危坐絕食七日。祈以身代侯。雖家人無知之者。蓋赤心之所凝。至誠之不可揜乎。侯病愈焉。而緘口深秘。遂為士大夫所稱譽矣。

晉齊嘗詣一友人家。夜深方出。見從僕立門。不堪寒。勞曰。我適人許。亦自安飽。汝等特至於若此。素不怨之耳。自是以後。非公事未嘗夜行矣。

先守世及後備

晉齋從仙臺侯。巡按封境宿某邑。夢小兒數十輩來挽衣裾。覺而後聞其父老言。乃謂此邑習俗。生女不舉。恐其成長之後。費資粧也。晉齋愍之。上疏告其狀於侯。即日下令嚴禁其事。且亦有每人生女。賜與米一石錢五百文之制。邑民至今受其惠。皆晉齋之所建議云。

晉齋以安永元年壬辰十二月十二日歿。時歲八十一。葬于府城南兩足山中。私謚曰守正先生。所著有伊達世臣傳。仙臺風土記。翠溪文集等。

南宮大湫

名岳字喬卿號大湫。又號煙波釣叟。通稱彌六信濃人。

大湫之父勝字子克。世仕于尾張。上卿芋子竹腰氏勝歿時。大湫九歲。養育母氏族結城某。無幾母氏亦歿。時歲十三。以多病不仕官。從淡淵元氏學。蚤有神童之稱。

大湫本姓井上。及其辭芋子。祿官遊平安。一貴紳改姓南宮。無幾去。往伊勢桑名。僑居授徒。從遊甚衆。三都之士莫不識名。聲價著聞於一時。

大湫學既淵茂。立志以篤實忠誠自勗。其教子弟也。抑

先哲叢書後編六
大湫

卅三

浮華而先德行。自處也履實理而無虛動。居趾進退。好依禮義。不苟言笑。雖委巷人。與之交而有信。近隣子弟爲之所化。人皆嘆嗟以爲真君子。

大湫在桑名時。飲一豪富家。主人引招幻師以娛大湫。幻師將奏其技。逡巡不進。謝曰。坐有異人。我技不成。而辭去。滿坐之人。畏敬大湫。不凡。後又在洞津時。飲所親家。其幻師亦來。作技不成。私語家人曰。嚮一儒士在坐。我技不成。豈無彼異人在坐耶。不辭而去。有一人先歸者。須臾走反。曰。歸途村口之橋。橫架曲。自不可度。衆皆以爲虛妄。笑之。旣而衆皆歸。至於橋口。

極信矣。大恐怖之。再至所親家。投宿待夜明而歸。時大湫猶在其坐。聞其怪異。笑曰。是必幻師爲其技。不成。眩惑公等。衆僭強。大湫出。又至橋口。更無所視。大湫先進度橋。衆皆從之。大服其德量矣云。

大湫常以寬洪教人。不好以嚴厲格物。乃謂寬則能容衆。課其門人。不曾譴責。又遇奴婢不少。呵嘖。故雖遠鄙人。自知親愛。主人服事其勞。不與世買奴婢者同。一仕其家。自無怨人。褒己之言。

大湫年四十。東遊江戶。僑居日本橋吳昌街。教授生徒。其名高於一時。自王侯貴人。至諸藩士庶。徃來其塾。

者。殆無虛日。每月以二七日。講說經史。請業者。大抵
百有餘人。其來遲者。無所就席。不得侍講筵。必在厨
下庭中。聽受聲咳耳。

大湫居吳昌街五年。其業盛。門前不常絕。軒車籠駕。以
其居不堪狹隘。卜築講堂於八町堀牛草橋畔。其樓
朝望芙蓉峰。故扁之曰晴雪樓。晴雪樓名在當時。雖
婦人小兒。莫不知者。傳播於朝野焉。

大湫善飲。盡斗。至歲五十。剋留罷酒。安清河訪之。儲待
以豐饌。大湫與之獻酬。未嘗飲滴。清河酣暢之餘。與
坐客語曰。南宮真君子。能容包衆。特於杜康不相善。

而與之絕。是爲可憾。清河之意。在諷刺罷酒。其言甚
傲焉。大湫遜言正色曰。寒家素乏酒錢。罷飲後。幸不
損厨釀之費多矣。清河大慙。爲之自失。

大湫東來之後。寓其塾。四方生徒。常二三十人。其少時
不下十七八人。至其貧者。大湫不取塾中費銀。衣食
之。益使之專精學業。雖其非學生。視其所志。憇憐窮
迫。寄食之家。不擇舊契新知。使其得生計。家產而罷
其妻林氏亦類大湫。爲人氣宇洪量。無物不容。好施
與人。常以一人之手。縫裁三十人許衣服。聞者皆嘆
嗟焉。

大湫與同門之士紀平洲情交尤密平洲既離鄉里遊于江戶下惟教授屢投書牘勸大湫東下而仕諸侯大湫官遊平安又之美濃岐阜之伊勢桑名之松阪漫遊數年東西相隔不啻參商不相見殆二十餘年明和中始來江戶寓平洲濱街道士井家二十五日移往其僑居焉其訪平洲初情話無期悲歡交臻談舊之外又無他事平洲爲之稱有疾謝來客息講業十餘日無朝無暮語言一室若引緒抽繭縷々不盡其寓壘生私語曰二先生二十年來相思之情抑鬱之久至於今日發爲狂病

大湫嘗應一諸侯之徵至其邸歸途過五郎兵衛街遇攫賊失所懷夾帑至其翌日牛草橋頭篋頭舖有投一封包者署曰煩尊爺傳致南宮先生大湫遂得之雖姦兇輩慕敬大湫爲入亦若此

大湫至江戶本爲仕官於侯國居二年而其聲振於朝野諸侯聘之者多矣而有深意絕思仕途號煙波釣叟云

大湫以安永七年戊戌三月三日歿享歲五十一葬于牛嶋弘福寺所著有論語師說述義孝經指解補注今文尚書定本纂禹貢指掌圖考學庸旨考春秋三

先批言後編

十六

傳批考。守成編。勸學編。講餘獨覽。積翠閣言。病餘瑣言。芸窗放言。漁翁私言。大湫文集等。男壽字大年。號藍川。通稱大助。學博行修。能繼箕裘。後仕于尾府。為侍讀云。

林東溟

大名義卿字周父。號東溟。通稱周介長門人。

東溟總角之時。師事山縣周南。寓于州學。明倫館。至年

十三。舉為生員。遂與同門之士。和智棣卿。字子芎。山

根清。字子濯。號華陽。田望之。字士彦。號鹿門。小倉實廉。字

愷。字彌八。號鶴臺。津田恭。字士雅。號東陽。田長溫。字子恭。號

滿山。仲由基。字士

路。號窪井惟忠。字良佐。號鶴汀。有長州十才子之稱。其聲登

著于閩西。就中棟卿長愷。東溟稱之。山縣門三傑云。

正德中。物護園始唱。李王修辭之文。於江戶。當是時。和

其業者。極希矣。特安藤東野。山縣周南。二人能信其

說。相為羽翼。後周南遇其君長州侯。建議起學曰。明

倫館。學政一從物氏。是以物氏學盛行於閩西。東溟

在此中。稱第一之才子。歲二十四。有故去。其州里來

于浪華。講說為業。又移平安。居于四條高倉街。從遊

之士。日多。一日。京攝之間。操觚之士。周旋藝苑者。稍

々崇奉物氏學者。東溟為之。嚆矢而後。諸家往々亦

先批言後編

東溟

十六

有左祖其說者其實皆自東溟起云
東溟在浪華時有備後人鍋嶋公明字傳藏者學東溟
篤信物氏學嘗偽作物氏及服南郭與人論文章國
字書二種其一為南郭燈下書書舖博文堂得之大
喜請序瀧鶴臺鶴臺輕信以為真遂作序與焉刊行
於世其一為徂徠國字牘書舖管生堂將刻之而求
東溟序其書東溟不辨知其擬托而應其請焉又刊
行於世二書供大流布四方後數年人皆知其贗造
特燈下書不得徵驗偽作之跡至國字牘書中及著
文罪之事蓋文罪未知何人所作徂徠家固無其書

通編竊譯筌題言點竄數條者也其偽作之跡現
不可掩是以服南郭太宰春臺等皆以東溟為誣欺
後進者東溟不得逃其責為之受排擯焉

東溟歲二十一時在長州聞物徂徠歿賦七律三首遙
哭之其詩傳至護社高蘭亭稱曰服子遷哭詩之外
以東溟為在諸子之上其詩一曰賦得招魂訴下泉
幾回掬淚白雲邊楊雄奇字元難授徐福尚書誰已
傳僊客長辭江都月文星遙隕武陵天仲尼去後若
君少五百還須一大賢二曰牛門諸子總風流把手
多時半倦遊東海文章初歸漢中原禮樂未知周人

空天祿燈猶挑春滿護園鳥自愁風雨朝來天地起
世間長此失吳鉤三曰十載名聲海內加東流不返
耐長嗟樓頭遙灑詞臣淚門下曾看長者車上國黃
金亡駿馬漢庭明月上仙槎不知遺草今存否中使
先臻司馬家

東溟自去鄉里不欲誓至仕進之門謝絕王侯之聘問
教育髦士於京攝之間殆三十年後來於江戶居本
庄橫網街教授生徒而以先刊國字牘之故當時護
社諸家不與之交爲之卑薄聲價漸減常以詩酒豪
放自逸不以儒居至其晚年稱紫碧仙叟好老莊學

優遊以終身矣

東溟與龍鶴臺有隙去其故國近世之人所能談也而
其實不甚然矣鶴臺愍東溟獲罪於諸老屢謀和調
之其與服南郭書曰義卿不佞少小之友及在國學
同事周南與共筆硯不佞在東都時彼有故去國不
佞西歸之日一握手於浪華爾來二十年而今復見
於洛而彼今有東都之行彼在吾去吾來彼往離合
不常使人益不勝惋悽義卿欲列籍門下者久矣是
行也亦唯爲是故已先是彼以著書假託之名得罪
諸先生雖則無辭可以解而當其時京攝之間無能

主唱復古之業者。彼少年勇壯銳氣。皇張吾道。其情有可恕者。伏願海涵不咎。既往使彼得供灑掃末技。不勝至願。

東溟以安永九年庚子九月二十五日。歿於江戶。時歲七十三。臨其終。自撰墓誌。其墓在於江東牛嶋弘福寺。所著有明官古名考。文則詩則明月篇。林塾學規。東溟詩稿等。

永富獨嘯菴

名鳳字朝陽號獨嘯菴通稱昌安後改鳳介長門人

嘯菴本姓勝原氏。爲赤馬關永富友菴者。爲養嗣子。其家後至萩府。師事山縣周南。晝夜孳々。不廢讀書。蒐獵群籍。陪徒於人。或疑其不精。圍繞以問。與之論對。猶投丸阪上。於是同門之士。皆莫不屬目者。周南大奇之。常曰。護園之餘響。鳳能獨嗣。其所賞譽如此。嘯菴二十歲時。遊平安。依其鄉人栗文仲者。始謁山脇東洋。東洋能有識鑒。一見乃獲其蔽世之才氣。於眉宇間。知其不可以小數而教。輒謂曰。洛之繁富。可以觀四方之風。山川佳麗。可以養達人之志。子若有意於余。何必醫事之爲。寓于塾中。嘯菴雖以醫居。既厭

其技嘲哂時輩益研尋六經不修小節時門下之士以百數屢讒嘯菴於東洋曰惡莠以損苗也鳳則門下之莠矣東洋申譬曰非汝所能知也勿復言益優遇之

嘯菴歲十一慕古人之節好讀經史既而憂無良師友一夜持青錢百文亡走赤馬闕買舟將東遊於京或論曰兒實兒矣百錢可以遊千里乎嘯菴笑曰子乃何迂父母聞之使人追必矣固不許遠遊遂如京居期年不得意而歸焉云

山東洋常語人曰藤惺窩於林羅山物徂徠於滕東野

師弟之間可謂益友矣吾於鳳也若得一敵國

山東洋嘗謂嘯菴曰漢魏以來數百千年彼海外國割據試舉可以逞豪傑之爪牙誰敢拘々守方技宜哉其無離倫超絕之士留志於濟世者今幸有張長沙書雖其不可知周漢遺術備存焉今古之醫無知其條理而施之者元元之民死於養榮益氣之說非一日矣吾子混蹤於醫卜快於心者哉而救生靈於天札使之終天年其功與良宰輔同寧佐吾志闡發二千年沈滯乎吾子唯擇焉嘯菴聞之益服其言行異時流始屈節而專志於醫術矣云

嘯菴自東洋一言感激志業終身趣向始定銳意憤勵研究群籍自試處方以挫摧痼疾爲之專務矣

嘯菴嘗與同門之士及外人論醫事則面折排擊不遺餘力或銜之懷劍迫劫矣嘯菴益厲聲盤詰曰醫公物也而以私誣其理何尤於人子自殺矣

嘯菴雖在東洋門下其聲名著顯於都某侯聞其術精委祿三百石將徵之而謀諸東洋東洋素知嘯菴不可羈絆也不敢強之竊語曰先聖曰不仕無義何謂也嘯菴笑曰斯言爲鳳豈發乎不更欲之固辭之云嘯菴其所居室懸一橫匾愛重之其文曰乾坤容我豪

雖不知何人所書以其書自然有高致風韻買之骨董舖云自謂吾意不出於此五字外

嘯菴資性豪放好爲曠達自縱之行雄飲盡斗酒其每沈醉遇友人至不論新知與舊識必牽挽使飲有性不能勝飲者必強之至其醉嘔而已

嘯菴與長崎人飛鳥翰者相知東洋塾交誼益密與之談製糖之事翰曰有鄉里長慶者尤精其製曾受諸華人嘯菴使人召之與兄某同就學之製造之法焉後以說尾州侯乃肇造之於名古屋其精踰華製傳播漸博矣大獲利倍裨益於其地依之藥肆糖店有

暴富者其製至今沿用之云。嘯菴自肇造糖於尾府。爲其製者既衆矣。兄某歸於鄉。製之長之菽府。先是官命長崎及平戶五嶋諸國。製糖以其法不精而罷。後僅數年尾長之產流布四方。官乃疑其或出於姦。寶曆六年丙子。下有司三員於長。按檢其製。長大騷搶藩之官吏。以爲不利於藩。急錮兄某。又召嘯菴相與幽囚之。一日有司檢覈其製。嘯菴乃悉其法。眎之極言。利益民間之事數條。有司黜視其言。大駭。精練便於世。直奏之政府。政府以爲產世珍。有官命免囚。後賞賜白銀。且令闕

東山陽諸州。頒其法製造之焉。

嘯菴在囚中。六十五日。嘗言警吏曰。識事不姦。將自生殃。而疆場無事。乃士君子之幸也。警吏憐非其罪。傾睐之。嘯菴請筆墨。著論一篇。曰抱道論。後又繼四篇。曰囊語。抱道論。囊語中。道術第三是也。嘯菴常曰。吾平生所見。不過斯五篇。

嘯菴以經世自任。其言曰。學道志也。行暨業也。不敢以志廢業也。不爲業棄志也。夫志不可不勉焉。夫業不可不精焉。

嘯菴學於東洋之門。既能決死生。摧痼疾。來乞治者日

數十百人試驗之。以所得汗下之方。後聞越前奧村
良筑精於吐方。與東洋男仲陶同往。而見悉受其法。
而歸。授之東洋。東洋大喜。汗下吐。三法始備焉。其技
益習熟。知天下無不可治之病。嘗謂嘯菴曰。黃梅八
千。衆僅有一。六祖雖方外得人。難其若斯。而況於吾
道乎。

嘯菴好遊。足跡遍諸州。一歲之中。居京半。而大坂伏見
奈良萩府長崎岐阜江戶名古屋。屢相往來。五六年
於此。後僑居浪華。薙髮曰。獨嘯菴爲鑿之志始定。罷
講說經史。其業與古益東洞雁行。名聲喧傳於遠邇。

云。

古益東洞長於山東洋三歲。長於嘯菴三十一歲。其自
藝州來於平安時。東洋推轂其爲人。顯揚其業。後東
洞以古鑿方風靡一時。其所論著。與東洋大同小異。
常稱東洋曰。我鑿方譬之。今之儒流東洋。伊藤仁齋
也。先衆啓其端焉。吾業不敢讓物徂徠。隱若一敵國
者。永富氏之子。與吾死。則我鑿術應以此人爲海林
之冠冕。其所稱譽如此。

嘯菴常追慕近世古人四輩。曰。我國慶元以來。大豪傑
之士。僅四人。山鹿因山。熊澤蕃山。伊藤仁齋。荻生徂

徠恨不與之同其世吐露吾心腸矣
 嘯菴僑居浪華時人屢勸祿仕皆辭之後以其不堪煩
 書一聯句壁上而示不可羈絆其聯曰生涯拚潦倒
 世事甘浮沈
 寶曆中江戶有志道軒者開肆講談太平記難波戰記
 等野乘其人尤長於談論其言娓娓可聞常持木造
 大陰莖手撫之而託古諷刺於當時政府得失聽之
 者日成市官命有司督之則曰我是狂人也不言
 他事有司放之不檢問爾後豪誕益甚時嘯菴又東
 遊江戶至于講肆聞其講太閤記與之通姓字屢相

交遊志道軒長於嘯菴三十九歲視不以後進大愛
 奇才獎成其所志曰我以調舌餬口腹殆二十年無
 與可語者今獲吾子我大幸也夫猛獸狐疑不若蜂
 蠆致毒也高議而不可及不若卑論之有功也古之
 人有抱負道義而不能為一世用隱於耕漁之間者
 乃以其憂天下之心為憂禾稻不利之心以其思人
 民之情為思網罟不密之情百畝之田五尺之水栖
 栖焉耕由々然漁然豈敢一日忘天下乎故與夫乘
 風雲之興會而顯其績得水魚之遭遇伸其志者其
 蹟雖異而其意則未嘗不同矣我意又在於此吾子

亦能知此嘯菴服其言之雋逸悲壯後告之東洋東
洋屢稱云竊味斯一言有可憤發之意斯人孰知必
非英雄隱跡之徒假怪誕自恣之言以洩露其沈鬱
不平之氣也哉
嘯菴自明和元年憂痰喘寐病然未嘗廢其業義母妻
孥自鄉里來看其病居五閱月病少癒使之還鄉自
優遊養衛而知不可復起附託遺書於門人某等遂
以三年丙戌三月五日歿於浪華僑居時年三十五
門人相議葬于城南藏鷺菴所著有吐方考漫遊雜
記甲乙篇囊語葆光秘錄等

嘯菴之妻其義父友菴女生二男伯名友字充國號龜
山通稱數馬文學於五嶋侯後致仕講說江戸享和
元年辛酉六月十五日歲四十五而歿先君子默齋
先生與之善其才學頗有父之風矣叔通稱又內後
於浪華騎士西尾氏云

谷玄圃
名友信字文卿號藍水通稱玄圃又以為號橫谷
氏自修為谷江戸人
玄圃之高祖名盛次字宗與通稱治兵衛山城人住于
京師新町武者小路以彫工聞寬永中始遊江戸至

先哲叢書後編

二十一

正保中。官命為彫物師。賜十口二百石。男名次貞。字宗知。又襲通稱治兵衛。繼其職。其子名友常。字宗珉。又襲通稱治兵衛。後薙髮號遯菴。其彫工近世之上手也。所謂宗珉一輪牡丹。類世人所能知也。有故辭。祿享保十八年八十餘而歿。其子名友貞。字宗璣。有三子。伯友次字宗民。又稱治兵衛。仲友武字宗清。稱傳三郎。季乃玄圃也。

玄圃六歲病痘而失明。八歲從多紀玉池翁學醫術。常以指畫字掌上。記憶書傳。日誦萬言。十四五歲其技粗通。治療頗驗。遂以鍼醫為專門云。

玄圃十七歲時聞服南郭講說李攀龍唐詩選。欲以詩歌而換醫術。講唐明諸家之詩。使人讀之一聽即記。經年不忘。諸學生所不能解。通曉尤敏矣。後從高蘭亭學歌詩。改業為詞人。遂於蘭亭之門稱五子之第一。其聲著聞於一時。所謂五子松崎觀海藤山子祥竹子德藤西涯也玄圃自專志於歌詩。而後昭明文選。楊士弘唐音。高廷禮唐詩品彙。正聲。李攀龍古今詩刪。李杜全集之類。皆能暗記之。常云。諸君有觀面目而不慧如斯。則五官果何用之為。其談古策事。若老博士。至人以神仙目之焉。

先哲叢書後編

二十一

初高蘭亭以詩興於江戸也。與服南郭並。旗鼓海內。風靡一時。聲稱藉甚。於薦紳之間。蓋二家發奉物護園之教。誦法唐明。刻意李王。其格調整合。紀律森嚴。一摹倣之。蘭亭歿後。其門人皆從玄圃焉。南郭特耆壽存世。其以居赤羽橋。人稱之赤羽。玄圃以居萱葉街。人稱之萱洲。自王侯大人。以至青衿子弟。與緇流黃冠。苟欲學詩者。無不修刺於其門。南郭歿後。玄圃特以蘭亭之高弟。主盟詞壇云。

玄圃雖以詩歌。睥睨閩東。聲價高於一世。謙讓自將。常謂予性拙於聲音。拙於針按。失明之後。其所學習百

事無所通。惟詞藻比它技。耿耿有線路之明耳。

劉桂山醫賸云。文卿中年棄鍼。移于內醫。記藥方三百有餘。行道之際。口必誦之。予嘗造其廬。坐有抽屜箱。子其內實小紙袋。貯藥二百許。謂余曰。僕用桂枝。必選東京上好者。請試焉。伸手引屜。直取出小袋中物。示之。其為無異明目之人。或以為依小袋次第記之。竊亂抽其一間。或摸或覷。而言其藥曾無一差。人彈警嘆。以是其技亦行于權貴之間。遂有仕進之志。不果而歿。

玄圃以安永七年戊戌八月而罹疾。至十一月二十九

日遂易箒時歲五十九其平生與天台釋慈周善且在病蓐將自改竄舊稿以爲全聚請批評荏苒未卒業而歿門人編輯之爲六卷曰藍水遺草

鵜士寧

名孟一字士寧鵜殿氏自修爲鵜通稱左膳其以居本莊人呼本莊先生給仕于幕府

士寧家世親衛騎所謂兩御番御小性組者也采地入一千石以父蔭補登出身補其職出入官署奉之當直二十有餘年後以病而致仕家居云

士寧幼好讀書修性理家學後說物徂來復古之業嚮

注之遂從服南郭學修辭之說刻意李濟南其題樣句法一摹倣之機軸氣韻稍肖矣當時之人稱爲古文辭一大家焉

紅葉山寢廟以每年正月十七日幕府必有登拜之禮士寧扈從大駕警衛馳道俄頃之間賦五言排律一首口吟之其詩曰岡巒臨郭鬱原廟兆基魏石磴攀紅葉宮牆遶翠微雙高華表柱次列綺疏扉禁禦人難到奧區靈所依蕙肴時物饗珠匣月遊衣冥漠猶如在焄蒿且不違蓋擎初日動伏帶彩雲飛霜露淒其下壇庭肅未晞鼓聲開遠宇爐氣煖重闈孝

思神明應。和祥邦國歸。松標長蔚茂。隸萼又芳菲。駐蹕嚴儀服。分班擁羽旂。群公豫祭祀。我輩共光暉。代頌新詩句。小臣抽筆揮。詩成十四韻。稿不加點。傍觀者皆嘆其敏捷。士寧賜卹。在本莊南溝涯。構樓讀書於其中。東眺筑波山。西望富士峰。朝暮揖之曰。他無所溷吾目也。蓋擬李滄溟坐白雲樓上。東拜華不注。西揖鮑山之意也。其簡傲率亦若此。

士寧恃才放曠。遇子弟有發難者。乃云。是猶不解何學之爲。其自處太峻。使人不可得而近也。門人幸不知。

掩護其短之事。益尊信其言。後爲餘熊耳所黜。以爲失淳實之風者。當時之人。以熊耳者。宿而爲護社。高弟信其黜者。頗多矣。自是而後。士寧聲價稍減矣。云士寧以安永三年甲午七月二十二日歿。歲六十五。葬于銀臺長應寺。所著有。桃園稿。鷄肋集。樓居放等。

伊藤錦里

名縉。字君夏。號錦里。又別號鳳陽。通稱莊治平安人。仕于越前侯。

錦里坦菴之孫。龍洲之子。龍洲名元基。字子崇。龍洲其。

號又號宜齋本姓清田氏播磨赤石人始遊京師學於坦菴之門能得其學坦菴喜其爲人以已無嗣子以其女妻之冒伊藤氏後襲職爲本藩文學其操行學術不墜家聲娶河村氏生三男伯乃錦里仲北海出後於江邨氏叔儋與依父命歸復清田氏奉其祀矣。

錦里學於家庭以經藝登著聞於都蓋以自坦菴至錦里既三世箕裘相繼領袖後進奉崇之者尤衆矣與伊藤東所名善部字忠藏東涯長子人呼之京師兩伊藤雖婦人小子無不知其聲者

錦里與二弟北海儋與聲價高於一時錦里以經藝聞北海則歌詩儋史則文章博士佩蘭清公稱以爲伊藤氏三珠樹

錦里資性慎重不好近名雖有請謁見者非執贄者概而謝絕之以謂博文泛遊人皆爲其好名也故當時儒流知其爲人者絕鮮矣云
錦里仕越前殆四十餘年雖數祇役江戶若福井奉職惟謹不爲外交當其休暇在京講說經義授徒足不履閩亦不爲習俗應酬之詩文而其名遠出於時輩以騷雅博交鳴於藝苑者之上焉

錦里所居室壁上書志士不忘在溝壑之語以自警常訓子弟曰爲士者不可不念此

錦里曰自志於學殆三十年獨以不得明道爲憂矣而無大戾名教終日不省己過便絕聖賢之旨終日喜言人過便傷天地之和吾於此二者不讓於人

錦里以安永元年壬辰三月九日歿年六十三私謚曰

文恪先生葬于京極大雲院所著有邀翠館集尋海

草尋山草等二子伯名聖謨字世典號紫山叔名聖

訓字世泰號江亭皆早歿故養播磨人鹽田士善爲

嗣士善字榮吉號君嶺其才學不減父祖又襲職以

仕于藩云

江邨北海

名綬字君錫號北海通稱傳左衛門播磨人仕于八幡侯

北海伊藤龍洲第二子錦里弟也正德癸巳之春京師大火龍洲家罹于災妻河村氏往播州赤石寓于兄河村某以三月十四日生北海於此居數月龍洲家經營既成還京矣以北海居京自稱平安人其實乃播州之產也

北海九歲至十八歲在於其叔父河村某許成長於赤

石未嘗知學好為習俗所謂能諧者頗究其奧時人目以為錦心繡腸赤石文學梁虬巖嘗一見愛其才勸以從事於學則謂曰以子才氣能若為吟哦有盛唐諸家騷雅在豈苦思方俗十七言俚歌哉北海感激其言始志於學云

北海自志於學晝夜孳々手不釋卷誦讀既遍從事之僅三年享保甲寅春歲二十二始代其父龍洲講說經史教授生徒與兄錦里研尋家學羽翼先業亦遇子弟誘掖虔誠殆若老成之人

北海之義父毅菴名簡字易從號青甸又號毅菴專齋

之曾孫也專齋第二子宗珉字友石號剛齋通稱全菴其子名宗流字若水號訥齋又號節齋乃毅菴之父也毅菴有二子長名棕實字若虛號青郊季名如圭字希南號復所皆先毅菴而歿毅菴遊事宮津侯青山大膳曾從侯駕在于江戶病厚矣以其家與龍洲數世之通家以一封書託後事於龍洲以享保十年甲寅六月十三日歿歲六十九龍洲以與毅菴約以北海為其嗣出冒江郎氏襲職仕于宮津侯皆北海歲二十二云

北海尤長於談論人聞其講說經史者皆喜剖拆窈眇

先哲叢書卷之二

其精義入神稱為三珠樹中第一

北海常謂子弟曰余之取人也喜其忠厚誠慤而言似不能出於口者論辨縱橫談說飛騰鼓背饒舌注射脩短者要非盛德之事余以言語被稱譽於諸名士間深所慙愧也

北海資性敦厚精緻加之風雅溫籍人皆附和依賴於此才俊之士多出其門焉當時稱之三都三北海以京師江邨氏為之上等云大坂片山猷字孝扶號北海江戶入江貞守

實號北海

北海以文學仕于宮津殆九年矣至歲三十其君知有

吏才擢為京邨留守兼掌錢穀出納幹事二十四年於此邨舍大理後侯移封美濃郡上欲召北海大用之不果而即世則致仕卜築對梢館室町四條下街以翰墨自娛概謝絕諸侯聘問不再至仕進之門云北海雖以文學鳳鳴於一時以其冒他姓不欲抗顏以經義而為專門以其自所好歌詩振揚於遠邇五十年矣先是以詩歌唱業於輦轂之下者四方推奉之衆藝園慕悅之多未曾有如北海聲價之盛者北海講經一從朱子之說又敷演家祖專齋剛齋之遺說未曾發自說一言常指笑其以己說辨駁朱說者

先哲叢書後編六

三十四

嘗與岡白駒論談經義。白駒極口斥非宋學。北海曰：自伊物二先生以己所見論定是非，取舍得失，遂以私言皇張門戶，而逞其臆斷新奇之說，務與先儒爲異。人人傲是以經義名於世者，無各不著論語解者。是一部論語以爲崇奉之哉，以爲戲弄之哉。白駒爲之赧然。

北海以自義高祖專齋家世濟美，箕裘相繼，不墜先業。上自縉紳，下至士庶，崇尚者異他。每月以十三日，諸名士及門人子侄集其賜杖堂賦詩。自專齋時至北海，既經五世，一百五十年，未曾有斷絕。當時曰：賜杖

堂詩盟會，是又海內所未曾有也。

北海以天明八年戊申二月二日歿，年七十六，葬於洛東善正寺。所著有蟲諫、樂府類解、授業編、諸子擷英、明七子詩譯說、日本詩選正編、全續編、日本詩史、日本經學考、杜律刪注、唐詩訓解刪注、北海詩鈔、北海文鈔等。

清田儋叟

名絢，字君錦，初字元琰，號儋叟。又號孔雀樓主人。通稱文興平安人，仕于越前侯。

儋叟，龍洲之季子也。龍洲以其出冒伊藤氏，使儋叟復

先哲叢書後編

三十五

歸本姓奉清田氏祠清田播州之著姓赤松圓心之裔別所之庶族也儋叟蚤學于家庭以龍洲之蔭補擢為儒官又仕于藩藩賜與月俸二十五口與兄錦里均其優遇云

儋叟之字不詳其所原其門人端隆字文仲號春莊近江人稱順治曰

儋叟不知何義嘗問之先生先生笑而不答云余嘗

讀孔雀樓集有昔者蕪東坡在儋固不存形跡於流

品故儋人無請得坡書者余不及坡萬々而隣人時

時能請余書其賢於儋人甚遠之語蓋原於此也歟

儋叟總角之時訪梁蛻巖於赤石寓于其家數十日矣

當歸平安時蛻巖有贈言蛻巖集中所載送滕元琰序是也其中有言曰勿慕曠達而棄彝倫勿耽藻繪而廢大業儋叟朝暮誦此二語

儋叟性不好酒平生嗜糖菓吃之故儋叟之門無載酒問字之人皆以糖菓而贈投之至晚年以食糖之多果得痰塞之病焉

儋叟不好為人作壽詩或人為其親請壽賀詩於當時諸名家以多得之而為歡來亦請之儋叟曰子第能賀矣為人子者壽其親奚須多言

儋叟少年既學家庭又與齊靜齋名必簡字大禮安藝人南郭之門人講說

先哲叢書後編

三十五

師京講究物護園學喜古文辭後悟其非經義一以朱子為主確信其說矣文章專以歐蘇爲法又別出機軸晚年喜讀稗官小說尤精於象胥學云

儋叟厭薄時習之嘉隆七子之詩歌深懲芥其初年從事之屢語門人曰才生於學學不由才將作偽唐詩乎黃金鑄歷下生將作真唐詩乎鐵鞭打歷下生爲首長爲奴隸在其人而已

儋叟常以其兄北海以歌詩風靡四方名聲喧傳於一時四方之士與之結交詩筒往來贈答唱和從遊之徒亦倣其所爲應酬不擇人虛稱空譽揄揚過實輕

薄爲習而爲憂意甚不悅後北海撰著慶元以來詩爲日本詩選四方之士聞其舉請選擇者頗衆矣儋叟謂北海曰自家祖坦菴先生至今以奕世之業幸不墜家聲嘉稱於儒林經義專門不遑辨別漢宋折衷衆說而况我邦詩歌乎請罷之北海不能從其言儋叟其業未盛時僑居桃花大宮西街固與兄北海異其趣旨不好博交當世又不欲以儒者被稱於人隣有賣粉店儋叟素不知其人其人亦不知儋叟果爲何等人居數日稍往來矣後大親敬儋叟其人好釣漁每有間暇一出三四十里若五六十里得魚而歸

必供於儋叟。其家設湯浴。則必先使儋叟浴之。蓋其人喜儋叟自僑居於此。四隣風俗自善。少年之輩無遊花街柳陌者云。

福井之為地。入冬雷雨電作數次。而後雪下。猛風亦常多矣。故士人使從僕。擎長柄大油傘。奴隸之輩能習熟之。遇猛風怒吼。雙手把持。以全力敵之。儋叟在福井時。其僕自京從。未嘗遇北地習俗。其臂力未任大油傘。徃々為風所奪去。故儋叟用常傘。自持之。素不良於足。每風雨中出。左傘右杖。彼我相激。全身幾仆。泥塗衣服。不堪其勞。遂不得已。而若行遠者。著蓑笠。



履草鞋而行。觀者皆姍笑之。儋叟曰。脫冠服而隱者。古既有焉。著蓑笠而仕者。今以吾為始矣。

儋叟平生好讀溫史。三十歲時既讀世所謂三編通鑑者。十三回矣。自作批評。為娛。至晚年積歲所記數十卷。拾掇其要。作十卷。曰資治通鑑批評。其所批評盡出於人之意表矣云。

儋叟以天明五年乙巳三月二十三日歿。享歲六十七。葬於京極大雲院所著有五經旁訓。史記律。資治通鑑批評。五雜俎纂注。唐詩府。藝苑談。藝苑譜。孔雀樓筆記。孔雀樓文集。全遺稿等。

